

半夜里后窗“呱呱”一声巨响，我暗道不好。台风“烟花”肆虐，一定是邻家的“碧桃”倒了。

平明探视，果然，两株碧桃都从根部断裂，趴在雨中，受它们拖曳，路灯都坠地了。四年来，高邻对它们始终“心太软”，他读哲学的，常说，用木头做雕塑，做车轮做家具都是违反木之本意的，因此对院内花木一律不剪不裁不锯不斫，任其野蛮覆盖，自由生长，美其名曰“全性保真”，顺其自然，充分发展个性，结果却导致半夜里的“呱呱”！

碧桃很美，花型似桃而色逾丹朱，但从不开花的后果一定是疯长，都长得像雨棚了，哲学家还不断地给它们上肥，前不久一位通园艺的朋友来看他，说“慈不栽树”，你把它们宠坏了！给我砍！

砍？哲学家说，太残忍了。生命不容易。好了，现在“生命”给颜色了，除了后窗，他的前院更狼藉，平日里宠得脑满肠肥的几乎全部倒伏。我隔着围墙，举着德国钢锯对他桀桀地笑，他探过头来才明白，我家的桂花、杜鹃、香樟到红叶李，没一棵倒伏的，问为什么，我又举了举钢锯。

我其实最初比哲学家还宠它们，宠得杜鹃光拔骨架不开花，兰竺大得像芭蕉，紫荆密得像冬青，我却始终怕它们疼而不斧不钺。然它们对我的回报就是两个字，疯长，根本不顾大家的感受，满院子的张牙舞爪，挂灯结彩，老同学来闲聊看不下

慈不栽树

胡展奋

去，操起斧钺就是一顿暴砍，然后不久月季开花了，石榴挂果了，紫藤婀娜了，紫荆窈窕了，“你这叫慈不掌兵，懂伐？”他是个老兵，对“生命不容易”别有一解。“知道西点军校为什么是‘将军的摇篮’吗？’他开始给我上课：“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回忆：如果容许我们有时间坐下来想一想，大部分的学员可能都会搭下一班的火车离开这里！”——“斯巴达式”的训练与体罚，让你想死的念头都有，但反对无效，以至于校内最著名的一句服从就是：“报告长官，没有理由！”

慈不掌兵。由此想到了文章之道，“慈不删文”岂不跟“慈不栽树”一个道理，好文章不就是“把不是脸的部分去掉”吗，米开朗琪罗或罗丹就是狠得下心，才有不朽的雕塑，胜利女神不该有脑袋的，就让她无头，巴尔扎克不该有手臂的，就让他海豹，什么叫“辣手著文章”呢，这个“辣手”，以前觉得是文字凶，贬褒时弊“辣手辣脚”，现在年过花甲，倒另有一解，来个郢书燕说，不妨理解成对自己的文字要狠，要“辣”，要敢于自残，勇于“结扎”，即所谓“行于不得不行而止于不得不止”，否则对镜

自恋，婆婆妈妈的文章永远写不出世，记得三十五年前编辑部学生意，老编辑谆谆教导，删别人的文章，删得好，不容易；但删自己的文章更不容易，常夜半踟蹰，握管徘徊。删别人的，手起刀落把头砍掉即可，“鱼烂从头的”，盖常人的文章一般“啰嗦”都在头也，看过菜场里刮鱼鳞片吗，哪一刀不是从头开始的，但删自己的文章就怩怩作态了，敝帚自珍，这一行舍弃不得，那一段妙不可言，又一处微言大义，人的自恋就这德性。其实呢天下哪有不可删的文章，《论语》16000多字，夫子教学四十年，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才说了这么些话？可见大量的“圣人之言”早被“辣手”们舍弃了，《论语》尚且能舍能删，还有什么文章不能不动的呢，《吕氏春秋》曾自吹一个字都动不得，事实上不正是留下了一个千古笑柄吗。

甚至带孩子都不能“太圣母”呢，我想，除了爱看手机视频，爱吃甜食也是孩子的通病，尤其巧克力或冰砖更是我军团团的性命，然而过分嗜甜甜害无穷，以至于有“21世纪戒糖”之说，你难道也一味顺从吗，对勿起，为了她的健康未来我必须“辣”，视频限量，甜食限量，别看她当下怨声载道地怀疑人生，没准将来也有“辣手”文章，说，爷爷对我最“凶”，其实才是最爱呢。



显微镜下看成功

周炳挨

有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指的是正确对待失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那么，如果一件事做成功了，是不是需要看看有什么经验可以吸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有一个实验专门论证了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参与者被要求就两个案例做出自己的决定，时间间隔一个星期。每一个案例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一次性做对的人寥寥，而那些认为自己第一个案子做错了的人在第二个案子时的正确率是以前的3倍。

有人调查了众多公司和机构，看其是否有对做过的项目进行回顾的规定，结果是“有”和“无”的比例为27%和73%，在27%做回顾的公司中大约有94%的公司只是在遇到失败或挫折时做回顾，只有6%的公司是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做回顾的，由此可见，一旦取得成功，人们本能地认为万事大吉了，真正能够把成功置于显微镜下做检讨的真是寥若晨星。

产生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当获得成功时，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高兴，觉得自己很能干，认为接下来还会继续成功，从而压根儿没想去检讨一下成功是从哪里来的？成功的条件是什么？

人们遭遇失败，往往倾向于找客观原因，很少检讨自身的因素，而一旦做成功了某事，就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而不去认真研究这里面有各种客观因素，这种固有的偏见就使得从成功中总结经验变得很难。克服偏见的最佳办法是收集数据，用数据来说明问题。如果是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就是重要的数据，不但要看自己公司的股价，还要比较竞争对手的股价，这样就可以判断公司的增长是真的增长，还是搭上了股票大盘上涨的顺风车。反之，如果股票下跌，也可能受累于大盘下挫而无需惊慌。

有的公司在做项目回顾时采用一些新的方式：某年天气大热，该公司向客户发送了经过回收、蒸馏，可以重复使用的溶液，这个项目牵涉到废料回收、环保部门监测、跨省市运输、蒸馏后品质检验、安全储存等诸多环节，首次发货成功后，管理层要大家举出5件事是做得最成功的，下次发货时要继续照做，再举出5件做得不够之处，下回要避免——好比是打了一次仗，不管是胜是败，军事指挥员一定要开会总结得失一样。



边看边聊

闲来读《明史》，发现有位怪杰，他弃王不就，回归山林，研究音律。《中国通史》的历史学家没有亏待他，将他与李时珍各列一章。他的名字叫朱载堉。

朱载堉是朱元璋的九世孙。15岁时，因皇族之间的权力纷争，其父朱厚烷被陷入狱。1567年，朱厚烷被隆庆皇帝赦免，34岁的朱载堉重回荣华富贵的生活，但他的价值观已经完全改变。他看透了宫廷里的纷争和腐败，决心不做郑王，上疏七道，辞爵归里，在山里盖了几间房子，潜心著书，做科学研究。朱载堉是明代的“陈景润”，他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音律、历法、数学、物理计量、乐器制造等各门学科上，著有《乐律全书》等30余部书。

朱载堉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个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所以，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早在万历十二年，在十二平均律未出现前，世界上任何一种乐器在演奏中都不能解决八个音调的转调难题。朱载堉自制了一个长一点七八、有八十一档的双排大算盘，运用高等数学的严密逻辑计算，成功解决了这个困扰世界两千多年的难题，比世界上运用此法计算的荷兰物理数学家斯蒂芬、法国的默森早了数十年。这一发现是音乐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把巴赫称为“钢琴之父”，朱载堉则可称为“钢琴之祖”。

的僧人道，“雨洗樱红蚕豆绿，金衣公子可怜谁。”

立夏的蚕豆很是鲜嫩，豆类饱满，我小时候嘴馋，与同学出去玩，看到田里有蚕豆荚、豌豆荚，总忍不住摘几颗剥了吃，豌豆清口，而生蚕豆却有豆腥味，不太好吃。

在家乡，蚕豆通常是煮成川豆芽或炸成兰花豆，兰花豆是把干蚕豆放水中浸泡，剥掉外壳，把豆子分成两瓣，放油锅里炸得香酥，当零食或者用来下稀饭，家乡称之为“开花油豆”。苏州的油酥豆瓣不是用干蚕豆，而是用碧绿的蚕豆油炸而成的，汪曾祺对此有过描述：“苏州有油酥豆瓣，乃以绿蚕豆瓣油炸成。我记得从前的油酥豆板是撒盐的，后来吃的却是裹了糖的，没有加盐的好吃。”

而我更喜欢川豆芽，干蚕

豆浸泡在水中，就会长出芽头来，这个时候的川豆不能再泡水里，而是要倒掉水，快干的时候，适当淋些水就可以，否则胀水后的川豆芽会有水臭，否则容易糊，味道差得不是一丁点。川豆芽的烧法总是大同小异，先用猛火烧开，再用文火焖熟，川豆过嫩过老都不行，只有芽头

南方的川豆芽

王寒

三四毫米长的川豆才有鲜甜软糯的口感。前些年在椒江老车站边上，有家小饭店做的鸡汁川豆芽非常好吃，每天中午，食客都是爆满的，虽然这家店也卖海鲜，但川豆芽似乎成了镇店之宝，据说国家领导人吃过店里大厨烧的菜，我起先并不相信，以为是吹牛。后来知道，

中国著名的律学家黄翔鹏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独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在《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一书中，戴念祖引用了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的话：“在中国人中，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这是一个天才的发明。”

十二平均律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朱载堉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和科学家，还是一位乐器制造家。他精心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弦准，把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推广到音乐实践中，制作了三十六支铜制律管，每管表示一律。朱载堉还进行开平方、开立方的计算，提出了“异径管说”，并以此为据，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馆长马荣经过20年的研究，才复制了其中的两支律管。他说：“这样伟大的发明，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得出。”此外，朱载堉首创利用珠算进行开平方，研究出了数列等式，在世界上最早解答了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解决了不同进制制的小数换算，其中某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冰雹，这便是极端的灾难天气，小麦整片整片砸倒在泥泞的田埂，狼藉不堪，犹如土匪洗劫。被雨水泡过的麦穗儿很容易发霉、腐烂，倘若夏粮颗粒无收，红薯渣饼就成了妻儿老小半年餐桌的主食。

火车驶过滁州、蚌埠，水稻渐少，便径直在两侧褐土和麦浪里穿梭。现代农民早已从耕牛、镰刀里解放出来，收播实现机械化。只见人们早早沿陌依次排队，等候着缓缓从田间小路驶来的联合收割机，一垄一垄熟透的小麦，垂下沉甸甸的麦穗弯腰在迎接。

联合收割机麻利得就像电剃刀，一溜一溜往前推，麦田飞快收拾干净，剪了个“寸头”。然后，麦子在机器大肚膛里哗哗作响，这是一场麦粒与麦秸秆分离的仪式，从此，麦子便有了崭新的未来。废弃的麦秸秆是好饲料，如今既不堆麦秸垛，也不“秸秆还田”，而收割机后面紧挨着捆草机，一股脑儿压缩、卷裹出一截一截滚圆的大麦卷，捆成一卷就从机器尾

巴里翻滚下来，跟母鸡下蛋似的。一人高的大麦卷，朝向整齐，散落在毛茸茸的麦田四处，好像丢了一地硕大的鸡蛋卷，惹孩子去玩耍。夏粮抢收好比“虎口夺粮”，夏种也好比“夸父追日”。一茬小麦收完翻了地，不容耽搁，立刻种起玉米、芝麻、红薯等生长期短的秋庄稼。

似乎淮南是个分水岭，从此越来越多的麦田并不平整，一个接一个突兀起小土堆，或在中央或在一侧。起初以为是分田标记，后来又以为是不舍不弃的麦秸垛，收割机都不嫌碍事，毕恭毕敬绕着走。

对坐一起闲聊的小伙解惑说：“那是坟头，南方很少见。”我惊诧，又觉得顺理成章。

自家麦田埋骨自家的祖先，滋养麦田，分享丰收，犹如始终生活在家人身边一样。劳作累了可以依靠；寂寞思念了可以唠嗑；夜深熟睡了有祖先聆听麦子的拔节声……小伙谈兴正酣，丝毫没有察觉空气里飘来一阵麦香，很像小时候家里用小麦发芽，大米发酵，再以纱布滤取绵稠粘液，加热收汁成麦芽糖，绕在竹签，四处玩耍时散发着甜香。



王冕《墨梅四首》（其二）

张森



七夕会

见挑着木桶卖川豆芽和白蚕豆的老人，我的老师、诗人洪迪回忆起少年时吃过的街头零食，就写到过茴香豆、川豆芽和白蚕豆，在他的记忆中，“卖豆的担子是行动的厨房。前头是锅灶带残火的缸灶和竖着高高木桶式圈子的淘锅。后头一盆清水，盆底垫着一面方石板。”

我读中学时，放学路上，也会碰到小贩挑着担子卖漾糕、卖川豆芽、甚至有卖咸虾姑的，“川——豆芽哦！”老人挑着担子叫卖的时候，总是把“川”字的音调拉长一些，就像戏子在舞台上唱戏一般，余音袅袅。担子上的川豆芽总是煮得软糯，买一小包捧回家，坐在被窝里，一边看书一边吃，美得很。



美食